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埃塞俄比亚史

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 著 董小川 译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埃塞俄比亚史

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 著 董小川 译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History of Ethiopia*, by Saheed A. Adejumobi.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reenwood Press, an imprint of ABC – CLIO, LLC,
Santa Barbara, CA, USA. Copyright © 2007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 – CLIO,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printing, or o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ABC – CLIO, LL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塞俄比亚史 / 阿德朱莫比著;董小川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06899 - 4

I . ①埃… II . ①阿…②董… III . ①埃塞俄比亚—历史 IV . K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6589 号

责任编辑 李 悅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 话 010 - 65258899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前言与致谢

在各种形式的历史叙述当中，现代性的历史叙述通常是最具典型性的，因为其他各种叙述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具有排他性，因而带有霸权性。但非洲大陆却是在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平等一员之后才完全具备了进入现代世界政治意识领域的条件。尽管埃塞俄比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繁盛的文明超过 3000 年，但在 20 世纪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像埃塞俄比亚历史那样完全地限定在现代和权威流行媒体所报导的那样狭窄的范围内。新闻短片所昭示的 1935 年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情景早已经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广为流传。埃塞俄比亚的形象也早已经被作为西方现代性圣坛上殖民争夺记述和文字标准的代表性范例。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从埃塞俄比亚发回的流行报道之所以得到称赞，就是因为那些报道无所顾忌、洞察敏锐、引人入胜，因此，人们也就不再挑剔其文字图画中同样具有的某种偏见和留给我们的那些呆板形象了。沃以那样“幼稚”的眼光看待埃塞俄比亚，导致人们感觉他赞赏法西斯主义现代性，因为他把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之间的战争描绘成野蛮与文明间的冲突。他对埃塞俄比亚和非洲的论著被那些还没有认真考察其历史的人们一再出版，其中的错误也没有得到纠正，那些著作经常被作为对当代非洲政治经济的一个敏锐预言来引用。综观埃塞俄比亚和整体世界，冷战政治的文化锋芒早

已经造成反法西斯国际主义者左派的进步呼声被人们置之度外了，例如，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乔尔·T. 罗杰斯（Joel T. Rogers）、乔治·斯蒂尔（George Steer）和 W. E. B. 杜波伊斯（W. E. B. DuBois）等，尽管人数不多。二战以后的学术作品基本上能够对所罗门和后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埃塞俄比亚政治体制的细微性和复杂性进行评价。

埃塞俄比亚还受到内部某些人的出卖。埃塞俄比亚许多政治领导人被认为曾经在人际和社会关系方面实行专制主义统治。在欧洲殖民主义侵略非洲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不平等的君主制社会还被认为具有新的意义。因此，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国家政策中心的人来说，并不是都得到了最高的生活质量，结果导致某些人在自由帝国主义、冷战政治、人权干涉和全球神权政治那具有诱惑力的特殊主题之下以国际活动家和社会专家的面孔一再出现。不论埃塞俄比亚在人类文明中的定位和贡献如何，它进入现代社会的轨迹只有一条，那就是在 20 世纪后半期它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所表明的，在地缘空间概念上它是一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sub – Sahara Africa），它的主要病态表现在饥荒、战争、贫穷和政治动乱。

但是，对于判断性地理解现代全球关系和范式来说，例如国际游说团概念的演化、战后重建、边界争端和国际社会主义以及自由化改革等，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还是很重要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现代非洲大离散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出现：尽管埃塞俄比亚在欧洲法庭的影响黯然失色，其自治也被欧洲政治和经济强制所瓦解，但跨国黑人标准还是与种族与经济帝国主义的广泛批评密切相关。黑人民族主义从宗教与世俗人文主义两个视角颂扬了埃塞俄比亚文明和独立，其中包含着本质主义和内部关联结构的思想，也是结构主义和人道主义模式的体现。但是，不论是殖民主义的歪曲叙述，还是民族主义的历史编撰学，都无法反映埃塞俄比亚现代主义工程的复杂性。二战后对埃塞俄比亚历史的许多描述都强调那些缺陷，甚至还在各种冷战分析模式负担压力之下时候，他们对非洲主观主义的批评性估价和当地与全球正义两个概念之间的相

互关联问题上就赞同结构主义的分析、强权和认同政治。

这本《埃塞俄比亚史》集中在3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上：政治、经济与文化。这3种力量自19世纪晚期以来就构成了埃塞俄比亚历史的主体。我探索了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埃塞俄比亚与全球国家间的基本结构变迁及其所涉及的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地区相互关联的问题。依据这一背景，本书评价了埃塞俄比亚在神圣基督教思想束缚之下的现代主义工程是多么不稳定的行动。我在书中评价了埃塞俄比亚政权是怎样在对涉及资源管理、规划和优先权的世俗现实社会实行管理的，同时又是怎样对国际、国内和地区政治问题进行安排的。此外，本书还对埃塞俄比亚在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国际经济改革面前如何努力从事独立事业问题进行了分析。我还考察了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时期，埃塞俄比亚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实践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最有意义的是埃塞俄比亚国内和国外艺术、戏剧、正统科普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古代种族身份的复兴。本书为那些试图了解21世纪以前全球关系复杂历史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普通读者奉献了一幅生动的、不断变化的、有说服力的国家和地区历史画面。最后，本书提供了埃塞俄比亚历史年表，重要人物的生平简介和阅读文献。

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要感谢弗兰克·W. 撒克里教授（Frank W. Thackeray）和约翰·E. 芬德林教授（John E. Findling），格林武德现代国家史系列丛书的诸位编者，凯文·奥何（Kevin Ohe）、史蒂文·维查诺（Steven Vetrano）、萨拉·科尔韦尔（Sarah Colwell）以及格林武德公司的其他人员对我非常大的帮助。在我旅居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期间，荣幸地结识了托因·法罗拉博士（Toyin Falola）、克里斯托弗·阿德朱莫博士（Christopher Adejumo）、约翰·兰菲尔博士（John Lamphear）、博恩德斯·林德佛斯博士（Berndth Lindfors）、凯文·K. 盖恩斯博士（Kevin K. Gaines）、彭尼·冯埃森（Penny Von Eschen）、希拉·沃克尔博士（Sheila Walker）、贝蒂·农莱（Betty Nunley）和珍尼·琼斯（Jenni Jones）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我还得到了梅尔

巴·乔伊斯·博伊德博士（Melba Joyce Boyd）、贝斯·贝茨（Beth Bates）、奥利·约翰逊（Ollie Johnson）、埃博埃·赫琴富尔（Eboe Hutchful）、佩里·马尔斯（Perry Mars）的无私帮助。我还得到马拉姆·奥鲁费米·泰武（Malam Olufemi Taiwo）、贾森（Jason）、伊丽莎白·希克斯-沃斯（Elizabeth Sikes-Wirth）、华莱士·洛赫（Wallace Loh）以及西雅图大学历史系和全球非洲人研究中心（the Global African Studies Program）全体人员的热情支持。我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包括我的妻子艾丽·阿德朱莫比（Alea Adejumobi）、我的孩子艾德尼克（Adenike）和艾德雷米（Aderemí），都给予我无法估价的帮助和支持。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奥莫拉拉（Omolara）和兄弟姐妹们，包括（阿比奥邓 Abiodun）、阿德龙克（Aderonke）、阿德达波（Adedapo）和阿德索拉（Adesola）。此外，我还得到了奎塔尔德·泰勒（Quitard Taylor）、奇蒂·恩沃巴尼（Chidi Nwaubani）、奥内武·奥格波莫（Onaiwu Ogbomo）、杰里·迪布阿（Jerry Dibua）、哈基姆·蒂贾尼（Hakeem Tijani）、凯文·华盛顿（Kevin Washington）、西蒙·奥鲁费米·艾伦（Simon Olufemi Allen）、拉菲尤·拉瓦尔（Rafiu Lawal）、沃尔·阿坎德（Wole Akande）、埃伊杰·艾尔（Ehije Aire）、基德·约翰逊（Jide Johnson）、马克·雷德马切尔（Mark Radermacher）、托因·阿拉德（Toyin Alade）、奥古斯丁·阿格武埃尔（Augustine Agwuele）、马戈·拉姆辛（Margo Ramsing）的祝愿，这些祝愿是对我完成该书的重要鼓励。我还想向佩佩（Pepes）、简·帕尔默（Jane Palmer）、杰夫·德沃斯特（Jeff Dewhirst）、布洛赫（Blochs）、梅尔劳（Merlos）、艾伦（Allens）、伯基（Berkeys）、德斯坎特（Descants）、考米斯基（Comiskey）、奥武塞昆（Owosekuns）、伊奇里亚（Igerias）、刘易斯（Lewis）、科克尔（Cokers）、奥比塔德（Obitades）、埃布伦（Eblens）和桑亚（Sanyas）表示谢意。最后，我要感谢奥斯丁的艾利米先生和西雅图的赛拉先生在生活上对我的关照。我很高兴在埃塞俄比亚西北和其他离散者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我祝愿埃塞俄比亚民族、非洲之角以及非洲大陆成为一个整体和平、进步、繁荣和在新千年里健康成长。

的地区。

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卡奇姆·阿德哥本罗·阿德朱莫比 (Kazeem Adegbenro Adejumobi)，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就去世了。尽管在密歇根期间他与我和我的家庭在一起的那年是在病中度过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本书出版的时间，但这段时间对于我进一步理解非洲文化中那固有的全球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很有益处的。尽管被病魔所困扰，他还是自己独特的全球化分析和非洲背景下的草根“思想库团体”方式鼓舞我们。他留下的最难以忘怀的故事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曾经在家乡的一所清真寺赞助了一位祈祷者，他说他的这一行动是代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来表达他忍受白宫总统生涯结束前的那些痛苦。我也曾经本能地请求我父亲列举美国在非洲的特殊政策，这一慈善行动是否是纠正那些政策的最好方式，更为重要的是，问他这一捐款的款项是否是我邮寄给他治病的钱。我怀疑他很可能是受雇于一个跨国机构来以此行动医治后殖民地时代的创伤。但他解释说，他的行动表示他坚信，克林顿这个被困扰的总统也是一个得到不公正困扰的好心人。他最后说，总之，克林顿是他儿子所在国家的领导人，当时的在任总统。不论其行动是否有价值，作为一个退休的新闻工作者，我父亲既不是考虑信仰的差别，也不是在刻意追求全球现代化条件下一个非洲人的自我。恰恰相反，他所代表的是当前的一代人，这代人强烈呼吁将积极思想的权力与各种程序结合起来，承认全球福利是联系在一起的，并坚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我同样期望这本《埃塞俄比亚史》能够使我们为了世界而从中接受一些教训：评价那些导致地方和全球不平等反复出现的势力、权力及其由权力决定的自由的重要，强烈要求澄清人类和征服非洲所带来的罪恶，特别是在全球化那一幕幕演出中，历史与文化忠诚的相对性被应用到我们最初就应该考虑到的现代性全球描述中。

萨义德·A. 阿德朱莫比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埃塞俄比亚历史年表

公元 2 世纪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闪米特人建立阿克苏姆王国。
公元 4 世纪	科普特基督教经由埃及传入该地区。
1530—1531	穆斯林领导人艾哈迈德·格兰入侵埃塞俄比亚并掌控那里的大部分领土。
1818—1868	利杰·卡萨入侵阿姆哈拉、戈贾姆、提格雷和绍阿。
1855	利杰·卡萨被重新命名为特沃德罗斯二世。
1868	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被英国远征军击败后自杀身亡。
1872	提格雷酋长成为约翰尼斯四世。
1889	约翰尼斯四世在与马赫迪军队的战斗中被杀。绍阿皇帝继位，后成为皇帝孟尼利克二世。
1889	孟尼利克二世在乌查里与意大利签署双边友好条约。意大利现在认为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自己的保护国。
1889	亚的斯亚贝巴成为埃塞俄比亚首都。

1895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1896	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战役中打败意大利军队，双方签订乌西阿利条约，意大利承认埃塞俄比亚独立，但仍然控制埃塞俄比亚。
1913	孟尼利克二世去世，皇位由其孙子里吉·伊亚苏继承。
1916	里吉·伊亚苏被废黜，皇位由孟尼利克的女儿扎乌迪图夺取，她作为拉斯·塔法里·马康南的摄政王实行统治。
1930	扎乌迪图去世，拉斯·塔法里·马康南成为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
1935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1936	意大利占领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逃亡，意大利皇帝成为埃塞俄比亚皇帝。厄立特里亚、意大利所属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合并，成为东非意大利。
1941	在埃塞俄比亚抵抗势力的帮助下，英国和盟军打败意大利，海尔·塞拉西恢复皇位。
1952	联合国将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联合成为联邦。
1962	海尔·塞拉西吞并厄立特里亚，并宣布其领土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
1963	非洲统一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第一次会议。
1973—1974	在瓦鲁省饥荒中大约 20 万人丧生。
1974	海尔·塞拉西在特菲里·本蒂领导的政变中被废黜。
1975	海尔·塞拉西在被羁押环境中神秘死去。
1977	特菲里·本蒂被暗杀并被门格斯图·海尔·

	马里亚姆所取代。
1977—1979	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下令杀害数千名反政府者。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开始反政府战争并获得地区自治。
1977	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遭到索马里入侵。苏联和古巴为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并帮助击败了索马里军队。
1985	西方国家向埃塞俄比亚发送食品援助以解救其长达 10 年之久的最为严重的饥荒。
1987	埃塞俄比亚按照新宪法选举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为总统。
1988	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签署和平协议。
1991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逮捕阿迪斯·阿贝贝，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逃离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待独立，并建立了一个省级政府。
1992	海尔·塞拉西遗体被人在宫殿的地下室发现。
1993	埃塞俄比亚取得独立。
1994	埃塞俄比亚新宪法规定，该国家按不同种族分成不同地区。
1995	塔姆拉特·莱内被任命为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成为总统。
1998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发生边界纠纷并导致暴力冲突，1999 年双方宣战。
2000 年 4 月	3 年干旱导致至少 800 万以上的埃塞俄比亚人面临饥饿。
2000 年 5 月	埃塞俄比亚占领厄立特里亚城市巴伦图。
2000 年 6 月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签署停火协议。联合国监督埃塞俄比亚从厄立特里亚撤军。

- 2000 年 11 月 海尔·塞拉西遗体被重新安葬在亚的斯亚贝巴三位一体大教堂的官方公墓。
- 2000 年 12 月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在阿尔及利亚签订和平协议，两年的冲突结束。该协议建立了双方共同组织的专门代表团勘定有争议的边界。战俘和残疾人员被允许返回家园。
- 2001 年 2 月 24 日 埃塞俄比亚按照联合国规定官方宣布完成从厄立特里亚撤军。
- 2001 年 3 月 梅莱斯·泽纳维宣布他粉碎了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领导的一伙持不同政见者发动的政变阴谋。
- 2001 年 4 月 反对政府野蛮政策和支持政治与学术自由的呼声的示威游行在亚的斯亚贝巴发生，数千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
- 2001 年 5 月 12 日 总统梅莱斯·泽纳维的铁杆同党、思想与安全部门头目金费·格布里梅德欣在亚的斯亚贝巴武装部队军官俱乐部门口被暗杀。
- 2001 年 5 月 21 日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同意一个联合国独立代表团视察有争议的边界。
- 2002 年 4 月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在冲突将近一年以后接受新的共同边界。但双方还都宣称对巴德姆城拥有主权。
- 2003 年 4 月 独立边界代表团宣布巴德姆城属于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拒绝接受这一裁定。
- 2004 年 1—2 月 在甘贝拉西部偏僻地区发生种族冲突，结果导致近 200 人死亡，10 万人逃难。
- 2004 年 3 月 一项定居规划颁布，决定将 200 多万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处于干旱境况的人迁移。
- 2004 年 11 月 埃塞俄比亚说它“原则上”接受独立代表团

	所划定的它与厄立特里亚的边界。
2005 年 3 月	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组织“人权观察”指责埃塞俄比亚军队对甘贝拉阿努阿克人实行野蛮的屠杀、强奸和酷刑。埃塞俄比亚军队未予理睬。
2005 年 4 月	意大利在 1937 年作为战利品夺走的第一部分阿克苏姆石碑从罗马运回埃塞俄比亚。
2005 年 5—6 月	第三轮多党选举举行，最初结果显示，执政党及其联盟已经赢得了议会多数。
2005 年 6 月	抗议者批评执政党在选举中作弊，在首都与警察的冲突中有 36 人被打死。
2005 年 8—12 月	选举作弊的抱怨导致议会 30 多个议席重新选举，选举当局说最后将给予执政党足够的议会席位，使其组成政府。
2005 年 11 月	在 5 月份以来国家安全部队与反对党支持者之间的冲突中有 46 个抗议者被打死，包括反对党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在内的数千人被拘留。有内部报告说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有争议的边界地区矛盾加剧，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双方恢复 2000 年的和平计划，否则将面临制裁。
2005 年 12 月	一支以海牙为基地的国际代表团宣布，厄立特里亚在 1998 年进攻埃塞俄比亚时违反了国际法，该代表团说并不像厄立特里亚自己说的那样是自卫。
	包括新闻记者和许多反对党领导人在内的 80 多人出席了关于政府在 11 月可怕的街头冲突中实行种族屠杀和叛国罪的法庭指控。
2006 年 5 月	6 个政党和武装组织联合组成反对派联盟“自由与民主联盟”，并在荷兰召开会议。

